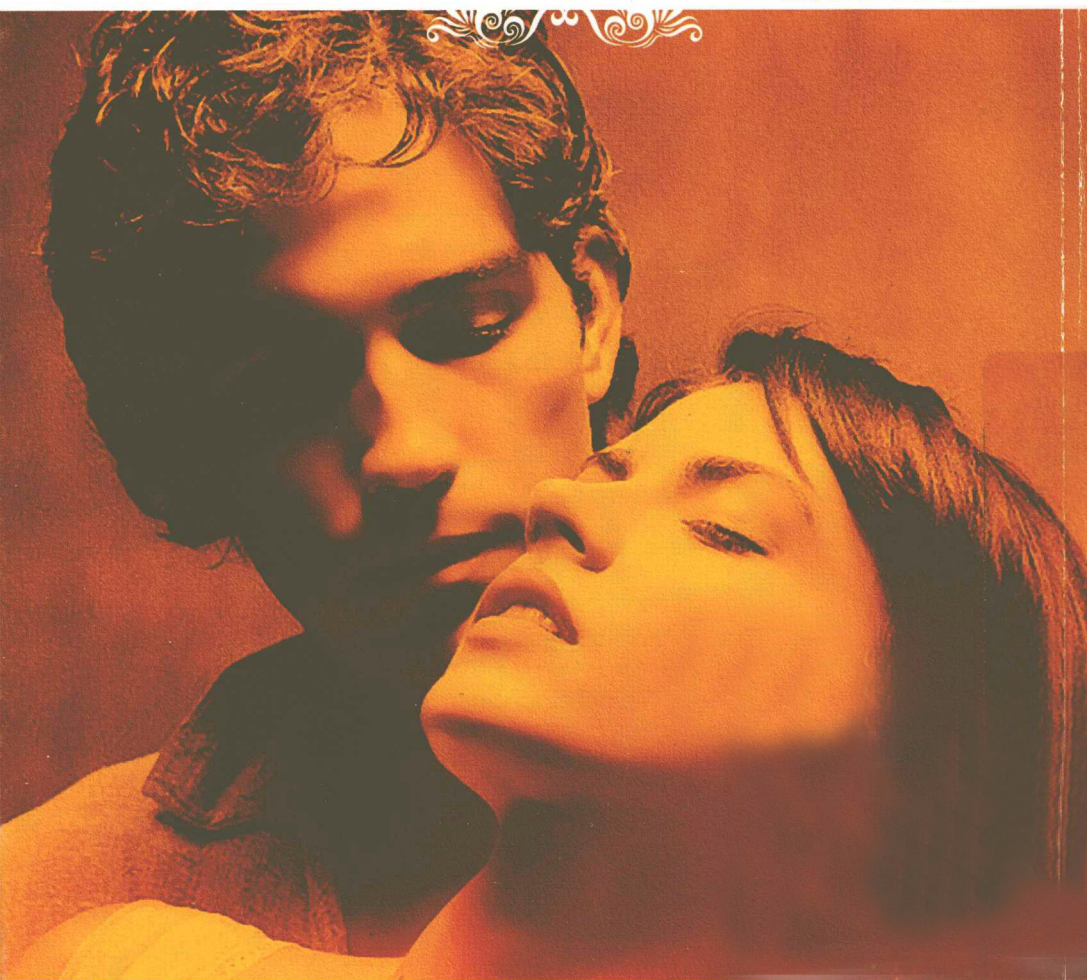


基督山伯爵 (下)

〔法〕大仲马 著 李玉民 陈筱卿 译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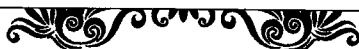
COLLECTOR'S EDITION



Le comte
de Monte - Cristo

[法]大仲马 著 李玉民 陈筱卿 译

基督山伯爵 下



世界文学文库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山伯爵/(法)大仲马(Dumas, A.)著;李玉民,陈筱卿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402-2514-8

I. ①基… II. ①大… ②李… ③陈…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8371 号

基督山伯爵(上下册)

作 者	[法]大仲马
译 者	李玉民 陈筱卿
责任编辑	张红梅
装帧设计	小 贾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5 × 1220 1/32
印 张	35
字 数	118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CONTENTS · 目录



001	译 序
001	第 一 章 驶抵马赛港
009	第 二 章 父与子
015	第 三 章 卡塔朗村人
024	第 四 章 密谋
030	第 五 章 订婚宴
040	第 六 章 代理检察官
048	第 七 章 审讯
057	第 八 章 伊夫狱堡
066	第 九 章 婚宴之夜
071	第 十 章 杜伊勒里宫的小书房
078	第十一章 科西嘉的魔怪
085	第十二章 老子与儿子
091	第十三章 百日
098	第十四章 愤怒的囚犯和疯狂的囚犯
106	第十五章 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
119	第十六章 一位意大利学者



127	第 十 七 章	神甫的牢房
142	第 十 八 章	财宝
152	第 十 九 章	第三次发病
160	第 二 十 章	伊夫狱堡墓地
164	第二十一章	蒂布兰岛
173	第二十二章	走私者
179	第二十三章	基督山岛
185	第二十四章	光彩夺目
192	第二十五章	陌生人
197	第二十六章	加尔桥客栈
207	第二十七章	叙述
219	第二十八章	监狱档案
224	第二十九章	莫雷尔公司
234	第 三 十 章	九月五日
246	第三十一章	意大利——水手辛伯达
265	第三十二章	梦幻醒来
270	第三十三章	罗马强盗
295	第三十四章	显露身形
313	第三十五章	槌击死刑
324	第三十六章	罗马狂欢节
338	第三十七章	圣·塞巴斯蒂安地下墓穴
352	第三十八章	约会



358	第三十九章	宾客
376	第四十章	早午餐
386	第四十一章	引荐
397	第四十二章	贝尔图齐奥先生
401	第四十三章	欧特伊别墅
407	第四十四章	家族复仇
425	第四十五章	血雨
434	第四十六章	无限信贷
444	第四十七章	银灰花斑马
453	第四十八章	唇枪舌剑
462	第四十九章	海蒂
466	第五十章	莫雷尔一家
475	第五十一章	皮拉姆斯和西斯贝
483	第五十二章	毒药学
496	第五十三章	魔鬼罗贝尔
510	第五十四章	债券的涨跌
520	第五十五章	卡瓦尔坎蒂少校
530	第五十六章	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
541	第五十七章	苜蓿园
550	第五十八章	努瓦蒂埃·德·维尔福先生
558	第五十九章	遗嘱
565	第六十章	快报



573	第六十一章	治睡鼠偷桃之法
582	第六十二章	幽灵
590	第六十三章	晚宴
600	第六十四章	乞丐
608	第六十五章	夫妻争吵
616	第六十六章	婚事
625	第六十七章	检察官的办公室
634	第六十八章	夏日舞会
642	第六十九章	调查
651	第七十章	舞会
659	第七十一章	面包和盐
664	第七十二章	德·圣—梅朗夫人
674	第七十三章	诺言
698	第七十四章	维尔福家族的墓室
707	第七十五章	会议纪要
718	第七十六章	小卡瓦尔坎蒂的进展
728	第七十七章	海蒂
746	第七十八章	约阿尼纳来信
763	第七十九章	柠檬汁
773	第八十章	指控
778	第八十一章	歇业的面包房老板的房间
794	第八十二章	夜盗



806	第八十三章	上帝之手
812	第八十四章	博尚
818	第八十五章	旅行
829	第八十六章	审判
840	第八十七章	挑衅
846	第八十八章	侮辱
855	第八十九章	夜
862	第九十章	决斗
874	第九十一章	母与子
880	第九十二章	自杀
888	第九十三章	瓦朗蒂娜
895	第九十四章	真情吐露
906	第九十五章	父与女
913	第九十六章	婚约
923	第九十七章	上路前往比利时
929	第九十八章	钟瓶旅馆
940	第九十九章	法律
949	第一〇〇章	幽灵
955	第一〇一章	洛库斯特
961	第一〇二章	瓦朗蒂娜
967	第一〇三章	马克西米连
975	第一〇四章	丹格拉尔的签字



985	第一〇五章	拉雪兹神甫公墓
998	第一〇六章	分财
1011	第一〇七章	狮穴
1018	第一〇八章	法官
1026	第一〇九章	重罪法庭
1032	第一一〇章	起诉书
1039	第一一一章	赎罪
1047	第一一二章	启程
1058	第一一三章	往事
1069	第一一四章	佩皮诺
1080	第一一五章	路奇·王霸的菜单
1087	第一一六章	饶恕
1093	第一一七章	十月五日

第六十章 快报

Le comte de Monte - Cristo



德·维尔福夫妇回到自己房间，就听人禀报，德·基督山伯爵来访，已经让进客厅等候。德·维尔福夫人情绪还过于激动，不便立刻露面，先回自己的卧室，而检察官对自己更有把握，就直接去客厅了。

德·维尔福先生再怎么善于控制心中的情绪，善于整肃脸上的表情，他还是未能完全驱散额头上的乌云，结果一见面，笑容灿烂的伯爵便看出他心事重重，神色黯然。

“唔！我的上帝！”寒暄之后，基督山便说道，“您这是怎么了，德·维尔福先生？恐怕我来得不是时候，您正忙于起草一份案情有点重大的起诉书？”

维尔福勉强笑了笑。

“不是，伯爵先生，”他答道，“这里除了我，没有别的受害者，是我输了这场官司，而控告我的却是偶然、固执和荒唐。”

“此话怎讲？”基督山装出一副十分关切的样子，问道，“您真的遇到了什么大麻烦啦？”

“哦！伯爵先生，”维尔福满腹心酸，语气却平静地说道，“这事不值一提，也不算什么，无非破点儿财。”

“的确，”基督山附和道，“像您这样富有的人，像您这样有高度修养和哲学头脑的人，破点财的确不算什么。”

“因此，”维尔福接口说道，“令我忧虑的，绝非金钱的问题，尽管九十万法郎，毕竟值得惋惜，至少也让人懊恼。尤其让我心气难平的是命运、偶然与造化的这种安排，我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种强大的力量，通过变成孩子一般的一个老人的任性，一下子击中我，打破我在财产上所抱的希望，也许还断送了我女儿的前程。”

“唉！我的上帝！怎么回事？”伯爵高声说道，“您是说，九十万法郎？真的，如您所讲，这样的数额是该惋惜，哪怕是一位哲学家。究竟是谁惹您这么伤心。”

“家父，我对您说起过他。”

“努瓦蒂埃先生，真的！不过，我仿佛记得，您对我说过他全身瘫痪了，丧失了所有机能？”

“对，身体的功能丧失了，既不能动弹，也不能说话了，然而，他还照

样能思考,有愿望,并且采取行动,正如您所见。五分钟之前我才离开他,此刻,他正对两位公证人口授立遗嘱呢。”

“怎么,他说话了?”

“强似说话,他能让人理解他的意愿。”

“此话怎讲?”

“依靠眼神:他的双眼依然活着,您也看到了,能置人于死地。”

“我的朋友,”德·维尔福夫人也进来了,她截口说道,“这种境况,您也许夸大了吧?”

“夫人……”伯爵躬身说道。

德·维尔福夫人答礼,伴以无比粲然的微笑。

“真的,德·维尔福先生何以对我这么说?”基督山问道,“真不可思议,触了什么霉头?”

“不可思议,说对了!”检察官耸了耸肩,接口说道,“老人的胡闹!”

“就没有办法让他收回成命吗?”

“有办法,”德·维尔福夫人说道,“这份遗嘱甚至取决于我丈夫,非但不损害,反而能维护瓦朗蒂娜的利益。”

这时,伯爵看到这对夫妇开始以隐晦的方式交谈,便装作心不在焉的样子,注意力集中到爱德华身上,带着极大的赞许神情,观赏他往喂鸟的水罐里倒墨汁。

“亲爱的,”维尔福回答妻子,“您也知道,我在家中,不大爱摆一家之主的架势,也从不相信世界的命运就全凭我一点头。然而,在我的家中,我的决定也必须受到尊重,不允许一个老人的胡闹和一个孩子的任性,搅了我酝酿多年的计划。德·埃皮奈男爵当年是我的朋友,这您知道,同他儿子结亲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您认为,”德·维尔福夫人问道,“瓦朗蒂娜是同他联手?……事实上……她一直反对这桩婚事,而我们刚才看见和听到的一切,如果说是他们在执行一项合谋的计划,那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夫人,”维尔福说道,“请相信我,一笔九十万法郎的财产,谁也不会轻易地放弃。”

“她连这尘世都肯放弃,先生,因为一年前,她还要进修道院呢。”

“不管怎样,”德·维尔福又说道,“这桩婚事非办不可,夫人!”

“根本不顾您父亲的意愿?”德·维尔福夫人拨弄另一根弦,说道,“这样,事态可就严重啦!”

基督山佯装根本没听他们的谈话,其实一字不落全听到了。

“夫人,”维尔福又说道,“我敢说我一向尊敬父亲,因为,除了血缘关系的天生感情,还有他在我心目中的高尚道德;因为归根结底,一位父亲

在两种名义上是神圣的：一是我们的创造者，二是我们的教育者。可是今天，我不能再承认这个老人的智力：他只因不忘对一个父亲的宿怨，就迁怒于人家的儿子；我再惟他任性是从，就未免太可笑了。对努瓦蒂埃先生，今后我仍将无比尊敬；我将毫无怨言，接受他在金钱方面对我的惩罚，但我的意志绝不会动摇。孰是孰非，世人自有公论。因此，我要把女儿嫁给弗朗兹·德·埃皮奈男爵，只因在我看来，这门婚姻既合适又体面，总而言之，我要把女儿嫁给合我心意的人。”

“怎么！”伯爵见检察官不断用目光请求他的赞许，便说道，“怎么！您是说，努瓦蒂埃先生不让瓦朗蒂娜继承财产，只因她要嫁给弗朗兹·德·埃皮奈男爵先生？”

“哦！我的上帝！对，对，先生，正是这个原因。”维尔福耸着肩膀说道。

“至少是表面上的原因。”德·维尔福夫人补充道。

“这是真正的原因，夫人，请相信，我了解我父亲。”

“谁想得到呢？”少妇又应和道，“我倒要问问您了，德·埃皮奈先生究竟在哪方面，让努瓦蒂埃先生格外讨厌呢？”

“真的，”伯爵说道，“我认识弗朗兹·德·埃皮奈先生，他父亲是德·凯内尔将军，对不对，由查理十世国王封为德·埃皮奈男爵的那位吧？”

“正是他。”维尔福答道。

“唔！我倒觉得，他是个挺可爱的小伙子！”

“所以，他那仅仅是个借口，这一点我敢肯定，”德·维尔福夫人又说道，“老人在感情上特别专横：努瓦蒂埃先生不愿意让他孙女结婚。”

“可是，”基督山问道，“这种仇恨的根由，您不了解吗？”

“唉！我的上帝！谁能了解呢？”

“也许是政治上的冤家对头吧？”

“不错，家父与德·埃皮奈先生的父亲，生活在暴风骤雨的时代，而我只经历了那时代的尾声。”维尔福说道。

“令尊当年是波拿巴派吧？”基督山问道，“我似乎还记得，您对我讲过类似的意思。”

“家父首先是雅各宾分子，”维尔福答道，他一时冲动，不觉出格失慎了，“他身上贵族院议员的长袍，是拿破仑给他披上的，但是仅仅给这老人一层伪装，丝毫也没有改变他。我父亲搞密谋，并不是为了皇帝，而是旨在反对波旁王室；因为，家父身上最突出的特性，就是从来不为虚无缥缈的乌托邦卖命，只为可望实现的目标奋斗，而且，为了实现这种目标，他

是奉行山岳派^①的可怕理论,无所不用其极。”

“这就对了。”基督山说道,“您瞧,正是如此:努瓦蒂埃先生与德·埃皮奈先生,在政治领域狭路相逢了。德·埃皮奈将军虽然在拿破仑麾下效过力,骨子里不还是保王党人吗?而拿破仑分子原以为他是自己人,一天晚上拉他去参加一次秘密聚会,他离开拿破仑分子俱乐部后就被别人暗杀了吧?”

维尔福面带几分惊恐,注视着伯爵。

“难道我说错了吗?”基督山问道。

“没有说错,先生,”德·维尔福夫人说道,“正相反,事情就是这样;恰恰基于您讲的这种原因,德·维尔福先生希望化解宿怨,才打定主意让两个冤家对头的儿女相亲相爱。”

“崇高的主意!”基督山说道,“这主意充满了仁慈,一定能得到世人的赞许。看到努瓦蒂埃·德·维尔福小姐改称弗朗兹·德·埃皮奈夫人,的确是一件美事。”

维尔福浑身一悸,随即注视基督山,仿佛要看透他的内心深处,弄清他讲这种话是何用意。

然而,伯爵的嘴角始终挂着善气迎人的微笑,而检察官虽然目光敏锐,这次还是没有透过肌肤,看透心思。

“因此,”维尔福接上话头说道,“继承不到祖父的财产,对瓦朗蒂娜来说虽是一大不幸,但是我认为,这桩婚姻不会因此而取消;同样,我也认为,德·埃皮奈先生不会因财产的损失而退缩。他会明白我的价值也许高于这个数目,只因我舍掉这笔财富,就是想对他信守诺言;他也会计算出,瓦朗蒂娜继承母亲的遗产,就很富有了:那笔财产,由特别疼爱她的外祖父母,德·圣-梅朗夫妇掌管。”

“他们也值得人热爱和照顾,就像瓦朗蒂娜对努瓦蒂埃先生那样,”德·维尔福夫人说道,“况且,多说再过一个月,他们就来到巴黎,而瓦朗蒂娜蒙受了这样奇耻大辱,就不必再像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守灵似的总待在努瓦蒂埃先生的身边了。”

伯爵一副宽厚的样子,听着这种受伤的自尊心和受损的利益不和谐的声音。

“可是我认为,”基督山沉默片刻,又说道,“我要这么讲,先得请求您原谅;我认为,假如努瓦蒂埃是怪瓦朗蒂娜要嫁给他仇家的子弟,才剥夺她的财产继承权的话,那么,他不能以同样的过错,来指责这可爱的爱德

^① 山岳派:法国一七八九年革命中的激进派,他们在国民公会中坐在阶梯座的最高几排,故称山岳派。山岳派由丹东、马拉和罗伯斯庇尔领导,于一七九三年一度掌握政权。

华吧。”

“是不是，先生？”德·维尔福夫人高声说道，那语气都无法描摹了，“是不是啊，这不公平，不公平到了可恶的程度？这个可怜的爱德华，他同瓦朗蒂娜一样，也是努瓦蒂埃先生的孙子呀。然而，如果瓦朗蒂娜没有要嫁弗朗兹先生这事，努瓦蒂埃先生就会把全部财产留给她了；按说，爱德华还是这个家族的香火继承人呢！相比之下，瓦朗蒂娜就算真的被祖父剥夺了继承权，她的财产还是要比爱德华多出三倍。”

伯爵插了这个马蜂窝，就只听不讲话了。

“好了，”维尔福说道，“好了，伯爵先生，我们不谈这些家庭琐事了。不错，我的财产将要增加穷人的收入，而如今世道，他们才是真正的富有者。是的，家父剥夺了我的一种正当的希望，而且这样做毫无道理；然而我的做法，就不失为一个有理性的人，一个正派人。这笔财产，我向德·埃皮奈先生许诺过，就一定要让他得到，哪怕我自己最后一无所所有，也在所不惜。”

“可是，”德·维尔福夫人又说道，她再次回到内心不断嘀咕的惟一念头，“这种意外变故，也许最好告诉德·埃皮奈先生，由他本人提出解除婚约。”

“噢！那就是一大不幸啊！”维尔福高声说道。

“一大不幸？”基督山重复道。

“当然了，”维尔福语气缓和下来，接着说道，“解除婚约，即使是基于金钱的原因，也会有损于一个姑娘的名声；其次，那种旧有的谣传，我本想止息，从此又要变本加厉。不行，这样绝对不成。德·埃皮奈先生如果是正派人，他见瓦朗蒂娜丧失了财产继承权，就会更加坚定同她结婚了；否则的话，他订婚的目的，就纯粹是贪财了：不，这不可能。”

“我与德·维尔福先生所见略同，”基督山说道，同时目光盯着德·维尔福夫人，“德·埃皮奈先生快回来了，至少有人对我这样说，假如我同他够交情，那我一定会进言，劝他把这桩婚事完全定下来，再也无法解除了；总之，我一定会尽绵薄之力，争取一个德·维尔福先生最有面子的结局。”

德·维尔福先生喜形于色，激动得站起身来，可是他妻子那张脸却微微失色了。

“好哇，”他说道，“我的要求无非如此，有您这样的高参，我一定领教，”他说着，就把手伸给基督山，“这样看来，在场的人，就当今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们的计划也丝毫不变。”

“先生，”伯爵说道，“世人再怎么有失公允，也会感激您的决定，这一点我可以向您打保票；您的朋友们也会为此感到自豪。至于瓦朗蒂娜小

姐,即使没有嫁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德·埃皮奈先生也照样会娶她,十分欣喜成为这个家庭的成员,只因这家人品德高尚,为了信守和履行诺言,不惜做出这么大牺牲。”

伯爵说完这番话,便起身要告辞。

“您就不多坐一会儿了,伯爵先生?”德·维尔福夫人说道。

“我身不由己啊,夫人,我这次前来打扰;只为提醒你们的许诺,星期六赴约。”

“您担心我们会忘记吗?”

“您是特别赏脸,夫人;然而德·维尔福先生总有要务在身,时常还有特别紧急的事务……”

“我丈夫已经答应了,先生,”德·维尔福夫人答道,“您这回也看到了,他不惜一切也要信守诺言,何况去贵府做客,他只能有所得。”

“对了,”维尔福问道,“这次聚会,是在您那香榭丽舍大街的府上吗?”

“不在那里,”基督山答道,“是在乡间,因此您能光临,尤其显得诚意可嘉。”

“在乡间?”

“对。”

“什么地方?离巴黎很近吧?”

“就在巴黎城门口,出城半小时的路程,在欧特伊。”

“在欧特伊!”维尔福大声说道,“啊!真的,夫人对我说过,您在欧特伊有一处居所,既然惊马把她拉到贵府门前。在欧特伊哪条街上?”

“在泉水街。”

“泉水街!”维尔福重复道,声音都哽咽了,“几号?”

“二十八号。”

“怎么!”维尔福高声说道,“德·圣-梅朗先生的宅第,原来是卖给您啦?”

“德·圣-梅朗先生?”基督山问道,“那个宅子,原先的主人是德·圣-梅朗先生啊?”

“对,”德·维尔福夫人接口说道,“有一件事,说起来您会相信吗,伯爵先生?”

“什么事?”

“那所房子,您觉得很漂亮吧,对不对?”

“非常秀美。”

“可是,我丈夫从来不愿意去那里住一住。”

“唔!”基督山又说道,“老实说,先生,这种偏见,让我无法理解。”



“我不喜欢欧特伊,先生。”检察官回答,同时竭力控制自己。

“但愿我不会那么不走运,”基督山颇为不安地说道,“您别是因为憎恶那地方,就不肯光临吧?”

“不会的,伯爵先生……我希望可以……请相信我会竭尽全力……”维尔福结结巴巴地说道。

“嗯!”基督山答道,“我可不听什么抱歉的话。星期六,六点钟,我恭候二位;假如你们不到,我就会以为,怎么说呢,我就会以为,那座二十多年无人居住的房子,一定是闹鬼,传说发生过血案。”

“我一定赴约,伯爵先生,我一定赴约。”维尔福急忙说道。

“多谢,”基督山说道,“现在,务必请你们允许我告辞了。”

“的确,您说过身不由己,要离开我们,伯爵先生。”德·维尔福夫人说道,“而且,我觉得,您正要告诉我们要去做什么,不巧话被岔开,又说起别的事儿了。”

“其实,夫人,”基督山说道,“我去哪儿,我都拿不准敢不敢告诉您。”

“噫!尽管说嘛。”

“我呢,要做一回名副其实的闲人,去参观一样我心向往之、常遐想几小时的东西。”

“什么东西?”

“一座快报站。真糟糕,脱口就说出来了。”

“快报站!”德·维尔福夫人重复道。

“嗯,我的上帝,对,一个急报站。有时我在明媚的阳光下,望见一条大路的尽头,一个土丘上,伸展几只黑色弯曲的长臂,犹如巨大甲虫的长足,我可以向你们发誓,我每次望见都激动不已,因为我想,这些奇特的信号划破长空,将一个坐在办公桌前的人不为人知的意愿,准确地传送到千里之外,线路的另一端,由另一个坐在办公桌前的人接收,而这些信号之所以能在灰蒙蒙的云层,在湛蓝的天空绘制出来,全凭这个万能者的意志力量:于是我相信这是神灵,是精灵,是地仙,总之是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在起作用,一通胡思乱想,连自己都不禁哑然失笑了。可是,我从未萌生渴望,要到近前去瞧一瞧那些白肚皮、瘦长黑足的大虫子,惟恐在那石头的羽翼下面,发现一个装腔作势、故弄玄虚、满脑子科学、魔法和巫术的小人精。后来有一天,我听说每座快报站的发报员,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家伙,每年只挣一千二百法郎的职员;他们终日观望,但不像天文学家那样观察天空,也不像渔夫那样观察水面,更不像无所事事的人那样欣赏风景,而是观望相距一二十里的通讯者,黑足白肚皮的大甲虫。于是,我突发好奇心,想走近前去瞧瞧,那只活着的蚕茧如何吐出一根根丝,同另一只蚕茧联络。”

“您就要去那里？”

“我这就前往。”

“去哪座快报站？是内务部的还是天文台的？”

“喂！都不是，那里的人一见我去，就会逼着我弄懂我不想知道的东西，不由分说向我解释他们也不明白的秘密。哼！我还是愿意保留关于昆虫的种种幻想：我已经丧失了对于人类的幻想，就够惨的了。因此，我既不去内务部的快报站，也不去天文台的快报站。我想参观的，是一座设在旷野的快报站，好能见到一个守在塔楼上的单纯的老哥。”

“您这位大老爷行事就是怪异。”维尔福说道。

“您建议我研究哪条线路呢？”

“当然是此刻最忙碌的线路。”

“好哇！那就是西班牙线路啦？”

“正是。您要不要带一封大臣的信，好让人向您解释……”

“不必，”基督山答道，“正相反，我不是对您说了，我根本不想弄懂什么。而且，一旦我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快报也就不复存在了，只剩下杜夏泰尔先生或者德·蒙塔利韦先生发给巴荣讷省长的一个信号，化为希腊文的两个字：快报^①。那只黑足大甲虫和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词，我要保存其完全的纯粹性，保存在我的全部敬畏中。”

“您就快去吧，再过两小时天就黑了，您也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见鬼，您吓着我了。最近的是哪一座？”

“通往巴荣讷的大路上那座。”

“对，就去巴荣讷大路。”

“那是夏蒂荣的发报站。”

“夏蒂荣下一座发报站呢？”

“我想，那是蒙莱里发报站了。”

“多谢，再见！星期六，我要向你们谈谈我的观感。”

伯爵走到大门口，正巧碰见那两位公证人。他们刚刚剥夺了瓦朗蒂娜的财产继承权，走时兴高采烈，认为炮制了这样一份公证书，一定会名声大噪。

① 快报，原文为希腊文。